

北

游

錄

北游錄紀文

賦

改宮賦

萬歲山賦

烈突賦

序

醫人剖序

代作未用

榮命馳壽序

代作未用

賀御史中丞秋聲曹公榮任序

代

張使君賑飢冊序

代

朱方卷詩稿序代

贈司成章臨生序代

賀張中甫鄉薦序代

張生已榜眉首序代

賀薛進士高第序代

賀陳抑之新居序代

壽太常熊伯廿五序代

壽胡太公序代

壽一品夫人曹太母七十序代

六十自壽序

記

思陵記

游西山記

育市記

大悲庵記

傳

王介人傳

黃石齋先生遺事

書

設侯公說項羽書

擬蘇武報武帝書

上大司農陳惠蒼書

上大僕曹秋登書

寄吳默實太史書

上吳駿公太史書

上霍晉齋大理書

寄張元喆書

寄徐道力書

寄張連侯書

與浦江鄭維持書

寄李楚柔書

與廖孟孫書

北游錄 死文

鹽官訣 述 孫 木 著

去古昔日以遠獨場屋之文盛行于世豈子滕衣
以上或脫朝登籍即本其場屋稍易句格曰此古
文詞也士群而趨之余所見徃之也而居恒不
善場屋偷布衣以老會入長安度未能謝掌記之
業間弱興寄深欲自悔如食而梗忤得一嘔之為
快于是所病瞭然于人期吾黨共見之倘其可療
雖青盲何患焉故紀文

故宮賦

朔風乍慄飛沙漫、金臺馳策荆丘解鞍雲邊塞上
水咽桑乾求荆高于市筑湖騎衍之古滴狗屠不再
碣石已殘白虹流氣素琴解惟徘徊起坐仰天獨歎
于途二三友人侈述長安導以游娛之樂中以鉅鹿
之觀僕未志歎咏羨其竊維天地壽維日月明昔者
幽陵定鼎涿鹿載平驅斥遠漠攸宅二京左紫滄海
右拔太行枕居庸而襟河濟席磐石而執建瓴卜我
郡鄆重拓帝城神木自効燕石相迎皇穹肇宇鬼躍
神營模建康之隆楫法紫極之崇闕羅楚蜀之柵梓
呈滇黔之丹青白朝曰社朝門建衛于樓臺、受控

告成進為三殿奉天朝正

奉天蓋設身三殿嘉二

明二極

左明門改合極門
右明門改歸極門

更開華英

左文華殿
右武英殿日精

月華乾清坤寧

坤寧宮左日精
門右月華門

在禮路寢況、穆清

掖庭永巷時百其名弋獲古訓勅票先型端凝懋勤

昭仁弘德

並乾清宮內殿

敬天法祖聲色恭默韜鐸悻悻德

隅抑、脫簪音蕙椒儀克翼承乾翊坤鍾粹魚飭

乾承

翊坤鍾粹俱宮

名居青化等 闕難鳴而交鑿鄰羊半而不執寧慶

為養尊之地

慈寧慈慶仁壽等
宮俱奉皇太后

興龍為儲教之祥宮

張風示重農之旨

漢苑
風亭

太池分銀漢之光

西津
映

星布微垣蒼、虹梁雲棟藻標碧宮瑤階琪樹僚統

琳浪采思靜御屈成嚴裝秋霜零而柿猶艷矣敲散

而槐欲涼

文內長庚榆枿一株內承運庫槐株並茂密可愛

西苑遙靚陌彼

長揚虎園屏番夫之喋々雄場未南越之荒莽世而

師高之儉戒秦之狂文朝文饗越越未尖金莖潤

露臺息壤故明堂致詞靈囿鳴鏘才如子雲不賦其

校獵他如倚柱不騁其驕躡奉環球于無外走梯航

于萬方嘗臬南越之首于北闕組走上之頌于葉銜

扶拔天祿踣伏廷階肯胸鑿齒靡遠不懷鼓鐘赫濯

澤及枯莖細想全盛终于山崖聽之喫噎置予殿宦

井桐如昨宮梧猶陰草根墜露坐際踈砧牡丹設而

不圖簾栊懸品失音祀姑之幡久作爵獻之矣莫尋
或問上皇于鸚鵡或傳帝書于上林忽々今古追恨
何深儀不司隸歌不泰離臺浙廢鹿苑茂疾恭月落
空沼霜侵彤帷華鯨閉響羽林罷園止筆思諫垂堂
慮危煌々廊廟香不可進寒蠶社燕惆悵無知仍緒
芳沆于舊壘發餘韻于遺擘增悲加悼情何能持勉
綴其事少抒疚思屈宋過慨班張靡嗟哉故宮天或
鑒之

萬歲山賦有序

萬歲山依楫煤山相傳漫北有山微異氣金時華致
其土于燕稍改今北亘禁禦條以周虛天樞拱護綿
五鈞陳嘗自安定門度鐘鼓提仰眺其外自陰抱陽
索々濯々在春如秋在晝如寐泪脩承跋更不忍瞬
嗟乎蕞臺罷舞燕城典悲故國之戒諒非一人况哀
纏松柏之下踴值鼎成之時徇未三良惜爾九五枯
涕難宣命楮中臆賦曰
翳運會之不常兮俄見折園樞方消空之靈霧兮天
夢々而未醒走神鹿于咸陽兮墜傳壘于洛城兮紫

極之沉、子仍萬歲以為名淵菁蔥之玉氣子克致
蔓之交橫羌喬灌之餘陰子日靈霽而欲傾祈陳辭
以囁嚅子先投泪以心聲曰社稷之為重子惟 先
皇之守任非成都奉天之難退子亦乾侯之不我輕
陋望夷之跣首子耻椒茵之剑櫻雖杜維之前陷子
猶比致于星憲覽興亡于千祀子禪漢晉而來秦嬰
泪淫、以不收子慨鴻鈞之失平克邦家之儉勤子
何昏夙之稱寧自任寧之詞杜子始其禍于烏程又
武陵宜興之襲舛子曾不慮中民萌真聲鼓而罔子
任疥癬以不爭造潢池之流清子更端林之羔并恃

軍容于朝恩子出神策之禁兵統有司之璽絲子歐
盜賊于鐵試上求言之日切子下積愆之弥生累
至尊于一擲子決終古之英聲知義憤之耿々子駕
虹霓以上征將百身之莫贖子觸遺弓之悻々仰窮
碧落下黃泉兮終龍髯之易零移赤山于蒼梧子豈
湘流之能清哽胸臆之摧裂子炯精衛于東瀛日遙
遠而伶貽子徒結恨于崇崗亂曰丘夷淵寔景命淪
春秋縹緲于馬甚子傾厦危棟誰枝拄子身殉社稷
昭三光子左驂格澤鼓蜚廉兮六龍促轡遽濛汜子
神農虞夏奄忽徂子何山不童夫精燼子曠彼高岡
血漣如子莪：萬歲莫之與京兮

懋哭賦 有序

游燕更騰俄館人薦飴云祀竈之餽也土風觸目愴
然興慨淵明乞食菜蕪生塵竈士之哭者不得黔况
僕髮種、朽延餘息煮炷烹炙久慚媚竈道里遼遠
度未我諒俗云觸口竈神告成事于帝果其對越我
罪伊何而陽雜俎竈神曰張媿又名單字子郊神号
郭灼或嘉惠曲學宥其涼薄不以疎外見討因作懋
哭賦其詞曰

翳余生之弗辰予履康莊以中程驚脩塗之懸阻予
行歲盡之淒凜聞商稗之地戶予值嘉平之載幸羌
漢騰之此更予竟我躬之未恤昔昔人之媚竈予亦

鄉俗之共述度愚詆之潔齊子媿歟生之獨失何冷
哭之沉：子嘗任司而場七探恭養以不能子猶樂
十不得具一枉子郭之長禦子鞠陳蔡之見嫉匪晉
陽之產蛙子終唐風之慙焯彼阿衡之割烹子能負
鼎于島日况少君之黃金子云祀竈品即溢汝稟賦
之藟劣子甘僞剛之雜匹釣淮陰之消波子摶會稽
之橡栗曹休儒之飲望子徒縹緲之膠漆倘竊魚之
可掣子何駢桑之足疾嗟汝行之多違子勉鞅迷而
一出仰天危之餘澄子恥雉膏之不寔慰原憲之三

向子守曾參之任質推極量于西山子抑燧人之改
秩苟素志之或諒子雖茹荼而猶嚙五侯不足為鯖
子禁鳥不足為鮑開鍊珠之堂子檢食經之逸災晉
臺之熊蹯子薦楚君之水蛭充富首之舍情子祇一
籠而已畢鳴鐵腸而私謂子恒強嗣以抱膝乞大神
之隆墜子毋炎々之慨詰肩榆度以為娘子揚糠竅
于土室寧殘喘之待盍子庸盜泉之敢端彼蠟薪之
上豪子既山甲而海乙今炊烟之垂絕子無燼餘之

萬一余自閩其侗嗣子宥康艱臣萬鑑謹陳辭以矢
罪于企南天而哀林曰薄譴之可原于求真宰之仰
忠恃凡奎之僅存子庶我祝而我祿莫墮執之少廟
子乞土塊其誰叱呼黃衣而昭告于容卒歲于叢帙

野人訓序代

宣尼繫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錄
是言之德業非賢者不立也必期于久大而後足以
副之否則一節一事取異流俗六四學中材等耳曷
足賢哉維聖達節維賢守節賢與聖相去一間耳三
代而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賢人未始乏也傳曰
國將昌賢人附其樹績所由流澤生民者多著人耳
目不待言矣而或有隱德遺業其身未即用已未即
顯而道範文心迥非時勢所及德以基之行以防之
才以恢之智以研之多因其所就分量稍有偏全其

為賢曰也禮稱上賢以崇德又曰賢者狎而敬之畏
而愛之方編徵其人于是先輯科牒臚列品行斯誠
可久可文者哉言現行矩矱標以求誰日自棄者蒙
養之初君子以果行育德蓋所造于賢聖如此其切
也勉之哉仰法千古以為諸賢勸

榮命馳壽序代作未用

涿鹿相國上章言臣母侯氏春秋八十有七日安里
舍陽月懸悅容臣暫輟直備爵 天子嘉異謂自昔
上哀新之特諭其清門下諸史氏為祖道復推語某
日宰臣調元協和胥當世而壽之今酌文斗變玉衡
藉重相國太平無象太夫人篤為人瑞誠格天之左
契也願有以彰之某起謝曰猗興盛哉是未易數之
見也人臣崛起側陋致位御輔大都鼎軸之日深庭
幃之日茂古名相拔身耕釣偏吏間佐縣官成一統
之業豈無色養而史氏佚之猶推其所自出其顯名

子親何如也宋初丞相有母舅范質明時興化李文
定常熟嚴文靖江陵張文忠並雙壽願其嗣壽或遊
之今日上品千古下而相國隻我其選也且翻案皇
猷煦枯潤槁亭萬鞠而濡九垓士庶喁喁引頤而額
曰今日起冢濟書佐太平于馬上伊其人哉惟相
國以也相國簡在最早施澤於民久哉馳載驅載色
載笑有太夫人以儀之太和在宇宙間受芥介福于
其王母宏天子孝治之意蓋至深且廣也今觴太夫
人必問天下大計則備述治狀社稷之福也諸大夫
之力也臣獲奉熊丸畫荻之教以母教失墜明太夫

色益開必勉相國曰吾老人幸從七若爾其脂轄入
直以仰承天子之休命敢不竭愛趨事若一役也有
三善焉揚我帝眇則錫類之仁也迪我家慶則燕喜
之篤也子道也出而娛新入而俶駕夙夜匪懈相國
可以慰罔極而報靡盬者詎有量哉臣道俯見之矣
諸史氏職在記載宜特書以彰其盛某無能為役倘
他日述異典者庶權輿于此矣

賀御史中丞魯秋壑榮任序代

日者天子廣言路許中外條國家大計納言秋壑魯
公首應詔規畫對切章十上情深而慮周上文是之
次第褒答有咨警之風焉亡何晉魯公御史中丞舉
朝動色相慶日上明于知人朝夕恪勤合宮之訪于
出避無道者刻在交戟之內跬頃三九藻鏡在心而
又齊被以承之章去以規之勗哉中丞固天子所以
鼓勵當世為言路勸也或曰上素知公常不盡于此
自阪泉以來反首蔑余率先鱗翼者公也誕敷文教

艾園草味迄今多士思皇者公也國家起于瀚海
駸駸駘赫最盛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青馳北方盡
驍南方盡駢古同牧所未有公再佐其政秉心塞淵
可知也尋典屬國貳容臺白雉旅焚之有皂囊綠綈
之封並旦夕堂次不敢休以仰副嘉命而今中丞及
之矣遜任遜進上母為稱新公亦母為傳舍況中丞
佐天之所左亦左天之所右亦右之其秩雄峻外我
公莫適任也于是舉朝又物色相望曰今而後嶽峙
淵渟培根植元俾善類恃以無恐者繫我公也愚聞
之為君必君為臣必臣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
也今天子本國而功成施偏而民阜其何事不徹敬

所以承命也格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佞所以
足用也觀于我公全之矣得全之昌其何任不堪上
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之曰
于我公卜休徵焉謹法御史大夫與丞相等重或稱
行丞相事如韓安國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祕受公
卿奏事奉勅按章今御史大夫為令肥龔公萬夫之
望也同德鈞量借公于法勇之上自昔鮮邁更足慶
矣于是諸大夫登公堂賦天保之三章公拜手曰主
上之明也百尔君子有同幸焉某不敏未之敢任請

大夫復更端賦縗衣公棟讞曰某敬拜諸大夫之不
貳也辟之草及君之臭味也敢不承命諸大夫將出
賦嘉樂公逡巡避席曰某始願不及此抑諸大夫之
哀言在風袒匪懈以事一人某所自効在振鷺之卒
章矣諸大夫善其答備書之于簡

賀都諫兩嵐王公榮擢序

國家開天之始即設諫院析垣有六出入禁道補搭源
道皇：乎如有求也嘗採中外之望授其言已左之
右之歷勅祿 上旨拜都諫館方寸之篆領垣事崇
論閭議諸堵屬目且駁之隣卿貳步槐棘自耳目而
心背焉無難也惟吾鄉兩嵐王公由內史超次史垣
感荷知遇蹇蹇諄諄齊人生不媿阿而王公益無有
孤介行一意可否不惟其衆惟其當每松楸之下金
執甲乙賴公而定封事朝工而夕可止輦轉圓曰介
曰吁非 天子明聖不及此而公遂有以成之今尋

都諫為戶垣夫國家大計親諭于擇吏安民吏非其人則塗雜民不安其生則本撥故統以部大臣而諫院隨之為強縱其闕而巨救其失非備而官已也今版圖初定戶口尚嚴徭賦待覈錢穀期會或未中程又水旱荒符間為守令憂以枕元之命咸于公乎哉之司農任其割戶垣任其紅奉之一人而為姓斯食矣公所寄秦重其志志矣報上以為社稷計餘以光我鄉國豈俟予言之贅也余不敏從於榆間檢知公又悉其家世沁州先生號慮惠啟公經世之業其第孝廉君及諸子連翹鵠起集慶而駢輝王氏之興

未有量也而公新除適禮闈之後所拔雋若而人幸
公漸柄用布羔雁致賀余謂公所就大矣雖鄉曲義
毋以私濶故原典制規園計見公方倦、為國家効
即善知人能得士亦一節耳其下及于二東者公之
餘也余不敏何足以盡之哉

跋王紫崖出塞記

南人不跡遼瀋者三十二年今紫崖氏割羣馬兔而
東走吠濼河之嘉魚觀海上之飛鶴虎嘯狼呼與但
析相應亦東游之快事也其欽道里述間見潔而不
益茲今昔之感如人絕壘空道妍桃李時發荒屯鵲
塢間征人竊客過之不引泪如緝縻惟有鼻吸三斗
醋耳昔邵陽令胡喻為遼蕭掌書記隨入其 當周
廣順二年亡昧記云自幽州西北入店庸關明日又
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又三

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明日入永定
關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昧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四望
冥然明日再行過徐數月乃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漠
地矣論者謂嶠所歷數州計程甚多而武州即為昧
化儒州遠近可汗自古俱為中土不出二百里間而
嶠云以遠域侈之耳歐陽氏輕採之五代史周廣順
去石晉時頗近所傳聞固已如此今車書混一而東
陸隔久人毋敢輕試足馬請紫崖氏記知不作胡嶠
之因則時異之也竊為紫崖氏幸矣

張使君張餞冊序代

昨津門不歲有望鴻之感轉運森岳張使君適弭節
其地到俸初不焦然不寧萬其目殫其力所以軫念
之無遺策津門之人塗歌巷咏其声徹于長安不佞
得逖聽作而歌曰河內不得汲長孺則河內槁青川
不得富彥國則青州殫然青州雖使相其職也河內
其郵也恤情于卑職則不敢不勉稍非其任或手而
袖焉猶不曰秦越人之視也故長在汲長孺尤難雖
越幸官有餘康得輪制發賑設公儲不從長孺其如
之何將河內之父老子弟索于枯魚之肆矣長孺之

以河內者亦時之遭也張使君主鹽筴其所部雖煮
海之祗自有司牧方萬口喁、仰籛于當路初不曰
必張使君裨我哺我也而使君是時食不甘味宵不
安寢念彼此離帝號者孰非吾同體也與哉天之矜
狗極矣耳目之前疇其忍之一粟一糜俱使君精思
區畫未嘗膜隔其民也奪之于魚腹起之于溝瘠雖
鳩形鵠面也不填委于道墜其德倍于鬻桑萬、也
津門之人能詢之而不佞則早徵之于吾妻蓋使君
日者守吾娶創夷甫定化刀劍為牛猶化蓬蘽為弦
誦飾闕宮而禮英舊娶之人思之無已時而在吾妻

則猶富彥國之青州也本秩也今拜節津門不異漢
之廷遣噓植其民且不費官銀事與汲長孺較烈而
進之矣鹽筴之興首筦大夫筦子天下才用齊重
桑孔劉晏李巽之徒無不資鹽筴有能推德宇下加
惠元元如使君者乎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利
社稷者得為之則使君蓋行古之道不依據史漢之
已事述吾裝之近見以為津門俯猶圍于方之內也

朱方卷詩稿序代

詩始三百篇今請三百篇遂可以稱詩乎白首窮經
帖焉嗚焉食生而不化或梯柴獄華韻詞世資于風
人之義與當也雅頌寢以遠今學士大夫雖稱詩禘
漢祖唐禘宋嗣元各就其質之所近琢而瑩之啜醴
者易飲擗芳者易渝于是人相襲而代相望曰彼等
之濫曰此帝之缺問其源未嘗以三百篇入也古今
異時今房中之歌秋風之詞源于雅頌探葛白石戾
虜筮篥源于風弄杜巨擘一代供奉長于寄興工部
長於比事其託賦一也詰其指味安不能外三百篇

而馳之吾方卷故善毛鄭之業制義流布人々膾炙
而靈心獨闢更工吟咏其行寫性情陶鑄萬象俱本
典觀厚怨之意或離境以標素或錯采以貞遜或率
白而任潔或後思而極矣出之途無窮按其嫡系則
章而習之之三百篇也噫吳人比屋稱詩甲旂鼓而
乙壇坫非瓊瑯歷下之糟粕即公安竟陵之腥腐也
邾莒未賦曾鄒無訊如吾方卷宵其餘勇必奪鬻孤
以登矣古者太史觀風採詩第媿非其人異時者清
廟明堂之什並隆千古疇其任之必吾方卷以也

贈司成章瑞生序代

長安浩穰其人雜寰宇而萃之百業並驚機巧奸利
嘗不可窮結致漢時至探赤白凡桴鼓時挾晉王丞
相云無此不成京城新蓋示宏犖毅而吏于其上微繩
隱伏相習為理不上難乎國家特遣秀才彈壓之豈
史威望尊重不能毛舉瑣末又以司城分地而任纖
介之事得以調決其重且鉅者輒白之者史故不與
他散秩等日者會稽章瑞生任北城於官為亞而統
轄坊曲簿領繁雜視其長不甚懸也且今之任北城
異于往代往代署都城之內今外之雖曰外之而都

城之內為舊屬猶遙領焉以貴戚勳庸之下固俱奉
法循理萬一奴客傭保飲食細故詭譎忤如漢霍
氏躡門諱之不可詰之不能所謂河南不可向在漢
皇子猶知之而為司城計殊未易塞其有也臨生筮
仲霸州又領工部將作五斗折腰並在華教則于都
人情偽九市別擇洞如觀火吾知其不下堂而治矣
雖世古人有言君門遠于萬里今幸地之近儼在咫
尺果克稱厥任里無伏奸案無滯牘且也陰無私僻
立可奏最超次稍或失當即另吏不能蒙之况于上
乎願臨生益自勉周行非坦孟門非險謹于自持而

已也諸鄉戚雅善瑞生屬予一言予方有厚望故述
其大旨如此期毋與俗同也

賀張中甫鄉薦序

代

近制廣科目之登凡在牙下自國俗蒙古以及遼左之士並我京兆如前元左右榜今秋右榜遼左張子中甫預焉知戚交忤謂中甫穎異沉修宜其遇也茲以告不佞則目擊盛事竊謂廟門黜俊國家于賢書有非以恒格待者不佞既列掌故嘗瀏覽往牒試得而詳言之士人應舉唐宋雖省試合格高第稍忤則棄之如遺即甲榜才十數人可指而數也其後漸以拓終不能如今額進金亦然前元自太宗始占中原用耶律楚材以科舉選士至世祖定天下王鶚獻議

許衡立法事未果行及仁宗皇慶二年始定科舉然
終元之世百餘載惟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明帝
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年科而已每一舉不及百
人如江浙行省統三十路數千里之地解額僅蒙古
五人色目十人南士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僥
首據史又鄉貢多二名漢其名蒙古其諱蓋程代之
艱遇如此今息戈韋弓以來即行賓興禮歌鹿鳴而
進之凡五矣唐宋恒其額前元疎其目惟今日也
于多士邈之獲雋者六十人于古遜有也中甫少年
乘時奮庸非遭逢之極際乎哉聞中甫先人守濟南

伯氏宰祁門祁門之子士偉亦乙榜門祚顯榮且茲
是而上之射策取上第致身青雲之上豈有量哉維
然科目見長猶易耳士所當為者不止是韓昌黎文
起八代之衰僅預鄉貢其子祀進士第一人以不辨
全根毋無能舉其名則科目未能盡重人待人而重
也文運方隆願中甫自期待毋與侏同以副國家
得人之盛故不佞備述掌故揚厲休烈將來知歲更
磨礱而瑱之矣

張生乙榜膺有序代

今甲秋闈乙榜許貢太學于是墜左張 應其格

或曰惜也入之彀中限之額外或曰此金僕姑也一
發飲石沒羽不欲以魯縞薄之蓋附毛達龜之技也
魏舒所以見奇耳竦二說相提而論並偶見也夫人
之際會何常之有一雲一龍一地故遇則依日月而
拔霄漢否則乘下澤之車射獵南山足矣未為不適
也張子在通塞之間而年始踰冠方窮任績學玩々
臺々脱去凡近擬型先結政其時也闈膺之甲之乙
甲非遂軒乙非遂輕軒輕在俗吾心不受焉朝叩夕

嗚誰禁我者且令甲待乙榜良不薄俾拜太學需次
錄用吏應舉如初漢制最重太學羣天下鋒穎之士
列橋門僻水之內文淵互礪公卿大夫莫不折節致
禮焉豪傑僻遠膏翹首企足歎未得受業其地如李
邕符融翠幸一至為快今張子蒙主司賞識進之成
均詎可謂非遇乎哉張子既需次其阿大中郎歌鹿
鳴之之首章彬之一門咸藉安玄幣十載則賓客交
賀有以也異日者策名巍爽橋門僻水直嚆矢耳豈
足以九叙我勉旃張子寔拭目望之矣

賀薛

進士高第序代

大河以北山川延袤其氣磅礴恢博不削不隘流為
人文朗、揭日月廓榛莽蔚世德宗如唐韓退之氏
元許平仲氏隻于程代學士大夫慕說之謂詞莖理
自鄒魯後不數、也退之進士解褐子昶亦舉進士
第一平仲官祭酒間有元絕學子即歎亦祭酒或德
必世似之續之今又見于河陽薛竹塢先生先生近
詠隆古精說奧篇洋、灑、冠代之才也適會興運
師表成均自先生始遠接平仲跡退之四門博士時
軼之矣既蒸受多士而于家學甚督屬六籍為苗裔

百氏為閭閻登其門弦誦之聲琅玕徹金石今家君

上向宮對策高第聞者快之曰薛先生之德世矣其

代興宜也夫良弓而子箕良治而子裘沿其故而善

成之天下讓習焉或執本以齊末漸非其初矣李文

鏡相業期當世不屑甲第竟任子起家則弓治之說

也薛先生咀仁枕義履禮飴樂方陶鑄一代起退之

平仲而合其轍何論弓治哉然家學漸清速肖而神

應斌々奕々其行如馬其理鳴珂天雖有以重厚之

而先生所自植亦豈有涯量哉大行王屋皖地數千

里縈以大河鐘以清濟楫中州奧區退之平仲先後

四百年間值令其時也于先生三之名位懸合所以
紹今明德而推其緒于無窮矣且重為 淳直今日
高地才哉諸門故于先生篤世蘊布羔雁稱賀以余
曰藉嘗道中州稔知先生為原本山川模引古昔有
絲來矣

賀陳抑之新居序代

越人陳抑之僑津門有年矣治鹽筴起家夫越人善
實其天性也計然少伯且以強言佐偏霸于一家乎
何有津門舟車輻輳尤今日之陶也其人多煮海秦
晉諸豪超然如鶩屋于兩者毋敢以錐刀競而陳氏
拈其奇贏旋宿旋售眎他轉販諸縣道者較捷也于
是積其羨文起第宅自門而屬之廡自廡自而屬之
音自堂而屬之寢並易其規制增堅加壯塗斷甃墁
之工未易月日舉者陳氏次第應之抑何裕也越人

雖善書類縮口節腹諱土木而謝藻績余間游越中
舊閩鼎、受之上世一棧一棹毋或妄溢焉者宋元
以來一二考槃尚可指而數也何言締造哉非締造
之艱也多重視其橐稍足以蔽風雨支堂梅華門圭
窳亦任之矣其走四方廉賈三之貪賈五之盡能^智
索恒以其居為蓬藁不之侈也頃者遭革運通都大
邑號為神阜澳區門列戟而里鳴珂高臺曲榭便房
廣除徑、春燕不及梁秋蛩不及砌于是諸富人謹
朱棧之出孔相務為樓滿輒曰環堵可安美哉輪美
我矣嘻其甚矣以彼株守未之茲非也然用財如流
水其其消、不如澣、丈夫亦為所欲為耳安在客

膝之經而岡構之為骨字一勞永逸一創永守陳氏
卜宅豈無意哉豈無意哉以陳氏王斷利津門而輕
去其越直甌脫耳詔有之雖有餘麻母棄管蒯吾且
以新居為晉大夫之祝

壽太常熊伯甘五十序代

壬辰溯江之右謁太常進賢熊水鑑先生敬佩諄切
且返棹適先生始艾為留一昔時旅裝如洗或問所
以壽先生者對曰龍沙之識于江右最著濶々仙籍
雖千百年代應其期自非卓犖瑰璋者不與焉以今
聽之必先先生傳也敢以玄廬壽先生听然而笑曰果
尔凡江之右俱可祝也寧獨不任于是其更孰以進
曰仙靈恂恍其事不經獨不聞蓮社之請賢鹿洞之
二大儒守其人名德也其書理閩也千秋萬歲誰能
越此先生方儉德閩議敢以壽舊壽先生曰子休矣

吾家寒，古今人豈相及哉！某循牆久之，乃前曰：熊氏之德世矣，神明之胃，寔冠而服，遠明三百年。梁、若、堙于楊表，王謝而大司馬之勳，望不異圻。父先生繼之旂常，在前藝苑，在後故以鼎闕。先生起謝曰：不腆弓裘，諸大夫之力也。先司馬之教也，予不敢。僅太守府方懼簡越，以為子史，此辱未敢聞。命某再拜，聽言曰：羨尔烏傷，遂先生擇褐，滌焉春風。人春雨，人仲既銜，載某無似，獲進而教之門，桃李而野甘棠。今日秋毫皆先生賜也。敢以道愛壽先生，遂巡避席曰：日者，雋多攻，非蚍蜉射光，蒲槐未起，海壑。

而肉之子史氏之言溢矣寧規無誣某蓋主臣壬一
卮曰先生毋多讓名位可以自致感德大業不聞圭
組也先生南水部而侍養甫不常而不社寢尋驚臆
駭燼之間九天九地寢食自如更以適型餘藻漱干
古而淑表襍商是維鼻比六籍壇坫騷雅俾操觚之
士息斤輟翰毋或岐其趨于冥山者先生之近轍不
其猶龍乎先生曰子所望不淺勉旃不佞敬舉子史
氏之觴于逢交竿無算某退而序之始解維以東

壽胡太公序代

曰者縣官修憲考之典下郡國宥禮者舊蓋三代之
教也摩厲當世于憲讓德莫先焉竊計守若今度奉
尺一母故後第茲山澤之壘以當于康衢擊壤庶其
人北萬一 天子臨辟雍引五更三老環楹門拭目
者無萬數疇為任之竊屈指豫計則吾山陰胡太公
母茲隕之者何也閏冉遺其年松喬遺其秩莊列遺
其嗣天之徵於人者百不一也華之祝備矣不曰奇
箕之壽尤備之矣一曰壽非奇壽之相為避也古之
人亦曰造物閔此久矣能析不能合析之即景慶之

值也今之即委角之全也駢騫而輻輳世不恆有我
太公不啻佐繇事乎百里之邑代館其毀予之斯名
羯鞞未均更創殘彫瘵之餘煦覆而蒸息之登其民
于春臺之上尋晉司城犖敷浩讓至不可窮詰亦電
而秋盞然而春桴鼓銷于衽席戶徹部下竟掛冠去
之時伯子方席木天載筆禁近應名世之運經術參
望煌、我馨聞于天簡在倚毗旦晚問漢謀密勿以
展我太公未克之蘊胥天下待命焉獨一邑一城之
為僅、也然而太公抽其緒猶江河之源也導之無
朕注之無竟漢漾淪游浩、澤、走千萬里而莫之

止淵哉太公其威德蓋若斯之深且廣也故自太史
下二忠視夷麟而趾發而羽浙河以東餘慶孰如太
公遐迩聞之意太公必杖玉鳴菰紫芝氣髮非故而
太公春秋財四十有七不啻少壯得全。昌天所私
於太公者豈其微哉懸弧之日在閏夏太公方游淮
上東適而至諸大夫投簡于某國私幸崇德如太公
雖在辭尊勝于二千石之官雖在歲年勝于數百載
之算初猶此而往日衍日裕蒲車安輪徵詣朝廷修
國老故事至尊降割乞言垂憲以武都人鬻太公是
望則今之日直如嗚失去尔故樂書之以同當代之

威

壽一品夫人曾太母七十序代

以余觀于曾太母豈不為瑰璋特立序邀于天者哉
何言瑰璋特立也先都督以良家子出入行間樹功
塞垣備位樞密表玉封塵至亨者矣其佩紫仗劍不
向家人生處一切內柄委重太母都督曰孫吳尉繚
之書可治戎報國太母曰司馬穰苴之法並可御賊
獲督耕農于是農興寢門闌侍守外舍某專饗若何
某專圃若何某專役若何曰幾祖肆我塵聘問我道
下至廝養卒牛馬走皆有程又賓客雜至上者不使
彈鋏下者不使到馬鞞終夕而畢都督公餘祇問酒

捨拔白波耳都督雖不家于官其值日以進則太母
以也諸子習都督之道風家君為太母之自出令謝
環衛益治經術而任俠自喜漁陽大豪三河少年仰
慕之如市太母不以姻處為解勉家君曰孝心名聞
閩中鄭莊千里置郵汝其慎哉此皆事、可紀所謂
瑰璋獨立者非耶今春王正月太母年七十矣諸子
禱陽重茵累豆奉太母堂上孫次之婿又次之宗姪
以進列羅拜之餘地至于祀下或獻悅或進腹布幣
充階太母至不勝答頌之而已一時觀者侈之從子
孝慮君表以告余韋然曰太母之邀于天厚矣非人

之所及也才可以致卿相而不能贏一日之算力可
以富晉楚而不敵必百年之榮如彼衛霍卓鄭山澤
之攢或得策杖而傲之矧太母身受翟壽春秋奉中
宮朝賀庭倍恒等而酌此春酒以介眉壽指目前者
髦而屈數之如太母者豈也天中非人之所及矣夫
徵事則瑰璋特立太母自為壽也徵春同天而祝之
余雖不文敢不從孝慮君之沒効其厄辭矣

六十自壽序

癸巳十月癸亥朔癸酉抵長安明日為攬揆之辰周
一甲子矣居恒倘猶嗚、慕古遇事好徵引往往昔今
人起家百金以上于初度容庸至而觴之樂于義何
居也崧高之詩臣子于其君有殷望焉非流虹繞電
之日也漢祖初置酒長樂宮羣臣以次上壽又武安
侯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凡酌者之解俱云壽通主客
言之而觴齊年者未知其所始必古人不專重意秦
漢間人臣朝賀其後王公卿士浸以成俗蓋習見朝

典而也。噫，累俎崇爵，彈絲竹極一日之歡，而後可
中下之家，終歲菽藿，至期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
旦，令門下候客，至日中，未敢嘗食，豪長者操席窈眈
笑之，末俗流倣之，然矣。富貴亦未盡生而致之
也。方且潛蒿萊之下，同貧等賤，衛將軍求免于笞罵，
朱買臣寢及于溝壑，雖生之日也，疇為壽乎？故壽而
富貴，幸也，非情也。記甲申正月，既望，御史大夫陽城
張觀山先生初度，徧齊梁吳晉之士，余首座劇飲，先
生顧諸客曰：「冠進賢而未耋者，此高氣揚僕視其中，無
所有也。雖一窮褐胸中有書若干卷，深相禮重，噫，先
生性矣。而余益衰，莫童習之書，尚不能舉其勾，猶能

人首循引伏道左識天之逋民也即嚶、蒸古能以
隻語仰付于先型乎無有也耕夫之粟吾得而禁之
工女之帛吾得而敝之忽、六旬無尺寸自樹旦夕
間委之道路猶下為螻蟻爭何言壽哉何言壽哉回
省警而識之如此

思陵記

西蜀吳國交錄云先帝后葬于肯妃田氏園心竈
疑之凡自燕來輒問狀已丑度邑人計元忠命喻云
昌平諸生某葬之李舒章能言其名氏癸巳秋臨清
會吳經慮曰方亂時昌平人趙一桂署川幕吾從于
給事幕中預方中之役今從子滯永平未返也甲午
春武康韋人龍曰疑塚我道弓不可問矣蓋得之寺
人云曰約秋謁嘗告吳駿公先生曰否吾師豫章
李太虛戴祀部憲任政卜其說人殊尊韋南還決
獨往八月朔昧真走宣武門二里待啟又十二里德

勝門山色襟面忘其竭愛六里土城滄土城古藺立
也十二里清河三十里沙河俱石梁如虹列肆殿也
沙河行宮僅謁陵一昔萬曆中城之曰翠華千雉翼
翼恐長楊五柞甘泉翠微維游蹕未盡城也以足凱
策蹇甚安之二十里宿昂平南門會縣兩背酒一升
中夜星射知不負吾屐蚤啖鉢出西門羣山奔向
惟銀泉山之是向謂蛻龍處也旋折十二里平疇曠
狂漸入小紅門其門圯左山嶺碎猶麓披榛丹甍在
望卑其制直越而過之俄向塗之人曰思陵也若銀
泉山倫此尚三里回視殿額金書思陵于是返步灌

莽及于膝故司礼太監王承恩投環死順治乙酉四
月陪葬思陵之坤隅勒其旌勅于石相距三十尋圍
垣如長叩彤門平城左偏其戶先是于山下值走閭
拱向余何徃曰銀泉山曰銀泉山鶴甚客何耽焉遽
而去塗之人曰此思陵守璫許公也至是徘徊陵門
外指交臂失之第泣拜再四其於垣得六十武仍泣
拜而下道旁愁一卷適前閩許公在余嘆曰補恨十
載重憂百里而咫尺不即叩孤生豈有幸哉許氏曰
吾先朝老奴旦夕奉詞而牧園之不戒遂食息于西
園西園者所殯世廟諸妃也距思陵里許客能遠至

吾豈敢愛其門牡命隸者持自西園于是余仍趨而
前啟石鑄為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內殿加峻其
碑依宇端皇帝陵首篆大明金書殿額思陵亦金書
進為思陵所至泣拜噫南宋世祖貴人殷氏卒長史
江智淵謚曰依上以不盡嘉祐後卒而山東馬至殷
氏墓以鞭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依字今一
杯之土鞠為茂草酸棗數本高不四五尺求一號鳥
之樹不可得以此言依曰楚曰昔誰其受之曰伏門
下向所葬許氏曰故貴妃田氏園也再閱歲昊天不
弔大盜委先帝后梓宮于昌平昌平之紳褐分力

袁事明年始有新命加寔宥祠春秋吾獲洒掃于茲
非政卜也祀曰六頃闾人二陵戶八清明霜降日薦
羊豕致昨巡守己丑裁曰僅一頃以歲之不給三具
牲豕不敢熟也今祀諸陵于大紅門具羊豕本陵如
庶人禮朔望必寸臘燕凡香正旦七月望冬至各蔬
茹私薦非田出租也差奴力瘁昨朔日二十錢市燭
獻茗甌三告曰官家節屆中秋矣聽之泪淫々不自
禁又雜以他語自凌之山如覆敦者何也曰俗云金
碧似無據客從東南來石坊栽々自紅門達于長陵
二十里有河前繞分左右而南諸陵諸河北皇子妃

主國並河之南長陵天造龍蓋寓內容獨無意詣後
乎余謝不敏別去還逆旅主人曰脫青妃未即土盛
及于難千秋萬歲後樓城何慕焉余聞其言益痛嗟
乎 先帝不諱歿有適也雖錫而山石為擲銅陳夏
索漆其間于大行無裨萬一號山之穴穹窿如下尺
泄于暴楚至牧監煨其骨秦人不之哀也今愁雲荒
隴間行人進悼幽宮之側泪無乾土簡空沉陸羣情
銜切豈徒坐哉故返覆杜說而按之曰道聲初墜孤
援犬狴違向掩山其委而去之勢也乘輿道路三尺
之嬰痛心疾首伸榻同義情也游及鼎羊推沾霜露

又時也十年之疑豁于一旦事不身涉曷足信乎或
曰先帝異時詔稱思宗烈皇帝而余所據以北上
志日也

游郝山記

郝山蓋滕之南鄙也古滕最福小幅負不五十里今山距邑三舍而遙則託于公茅而贏于編戶矣山嘗屬沛見金大定二十年石刻安知春秋時山不更有屬也吾郝說等為臨沂著姓滕近沂故山以郝名山周三里高二十餘尋距運河里許最便涉而例以卑淺置之余出燕以表習河伯而踈巨靈見一培塿膏色動于是攬衣以登財數百武耳巔平廣可數十畝去見出土二寸大以吾鄉物意其先廢寺也高望微山湖隔運河一隄山据湖中如伏虬如隱虹吞若郝

山者八九遠波濕汗膏沐望泓與天無際邠山竊之
增其脉不肯軒彼而輕此也山南弥陀寺俗傳即亦
箇寺為宋相呂文穆乞食處其人共指為寺蹟而寔
非也文穆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刹涉院土室中與溫
仲舒讀書令僕破窻存此揚州亦箇寺為唐相王鑑
隱處齊東耳食濶于文穆雖邠山藉重寔遠其祖矣
寺金元石刻二俱重修弥陀院記金永安三年立其
上都省公牒別滕陽軍申請付院僧者門殿堂厨若
干佛像尺寸若干一、備列元碑別滕州所記銜先
寺僧右吏右吏目臬右判官某右知州某石校尉蓋

夷文左行非早先于尊也金元遺制不意于村院微
之且記曰東有郟子之城西有漢祖之鄉蓋微山以
南豐沛徐邳諸山相屬赤帝子之所興也龍文五米
寓目隱映其邳嘗臨沂諸山蜿蜒于左郟子之城余
先世所以受氏也余不敢僅忘守府不可以不書

周易輯要序

古易彖傳爻象各自為次宗朱子作本義始比附而
合之學者宗焉而漢以來諸家訓故並廢然刻本兼
程傳行之咸化間奉化教諭歐矩專刻本義而程傳
又廢今朱氏無不家戶喻之也其說無可議而童習
白外始焉登蹄繼焉藉拍或標刻利支離以見其長夫
義文之旨雖與古周孔之愛雖殷切而其道易簡炳
如日星今念易而艱求之舍簡而繁引之學康莊在

前更寧穴闕徑非如此如天之周道也烏傷朱義傑
手錄本義微有增損期為制舉之嚆矢適與易簡之
道合不墮入雲霧中也意宣尼以假年之力韋編三
絕而後人膚脈之尋行數墨甚者肢之高閣勉旃義
傑可以詰易矣朱子筮易而得遊余方以自託豈足
為義傑道哉

游西山記

予結髮慕燕之西山也幸身當其地非冬苦寒今春
苦水及秋而往毋失也八月意獨往友人朱義儒請
與俱壯之舍寒而徒出西便門北即夕月壇松柏多
拜郊原雨沫飛塵不揚禮神街背西直門而西非精
廬則佳城也有靖遠伯王公墓其忠毅公後人守至
八里莊為劇聚慈壽寺故堦谷大用地為厰丙子孝
定皇后以祝釐建寺立浮屠戊寅成帝制闕傑旁摩
訶法藏二卷尤沈匿歷二里高家莊宜北竟以西道
行凡十餘里見禱寺黃瓦丹楹似一二尼心異之已

知為黃村之保明寺也。俗曰皇姑寺。又西若干里土
瘠而萊山色初在。晚轉行轉漸豈山。隨我而移。那晴
後風逆其南橫一山。亦相附且盡其程。向塗之人不
一值將畏塗。遂戒俄自天仙廟北久之。沿其麓曠間
蕭瑟徒見幢辭。經習禮揚。顯名墓壯甚。又失道入慈
仁菴。僧引經。歷佛光。司持白松二懼。夕亟問碧雲寺。久
之。松徑板橋。澗声出殿下。從寺門而左。修廡若干楹。
鐫砌三寸引泉如綫。下注于澗者也。砌又列柿相屬。
寔繁。如懸。蔡宿藏經閣之左。廂結朝登閣。翼以翠
微。朝其加鮮。其良隅為園。石辟四圍。卓錫泉出辟間。

滂滂垂怒故監軍御史吳阿衡文書龍湫似溢北堂
多細竹亭其南神祖書楮水天一色蒼松古柏今匿
去階石刊夾杆二左鐫草書不能詳右鐫詩莫怪進
歡嘆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爾東指屈從胸數得外
清平有英人黃鶴樓前吹笛時石菊紅翠滿江涌表
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 先生詩正德丁
卯孟秋刻 又而銀志樹園三人甲于西山徧崇垣不
克展園地雖數十弓洞天沉：冬月歲花別為石室
園右陟山之麓故司禮于經墓徑侍 武宗指寵治
寔空立寺窮極土木欲遊蹕不果墓祠六徑口旌勞

司禮曹 劉吉祥孫暹其詞曰表忠曰獎勞曰忠勤

並次旌勞之西其東清直祠別孫 並初建又左祠

而未刻樹碑二無字心疑之稍進石門故罪闕魏忠

賢塚先馬向之則名下萬九思嘗掠于建州甲中淫

入長安瘞掘以衣冠也并刊虛詞曰嘆李林甫所懼

于身後逆賢招魂于穢餘雖非定論在彼奸後亦難

料也各塚十九俱因徑門似清噫若教氏雖終過

之矣還禮大雄殿出池上馮石梁朱魚游泳萬曆壬

午戊子 神祖再幸張帷飯于石梁時寺僧俱匿鳳

凰山神祖入祖師殿撫袞像亟投寺僧對曰此西域

國王太子出世來始祖達摩也始色解遺龕座焉
今廢已游壽安寺東距五里向道度絕壑石細碎為
石為鐵碑、碑、經弘化寺故惠安伯張襄靖傳墓
並毀抵壽安寺若天闕峙以浮屠勢固雄而哀相現
矣飢僧二三人踏落葉守敗椽娑羅二在殿前右圓
三人有奇左殺其一垂蔭半畝又卧佛殿丈六全身
右臂支頤亦卧神祖以錦衾覆之像自有唐與娑羅
同植明僧濟舟重立萬曆丙戌上碑之按王漢陂思
集云蓋屋懸西山普緣寺殿前石塔、中空塑二病
佛側卧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鬪搏備極情態原德

涵戲曰佛六此無常耶夫亦疾固不得正法而庚元
規所謂疲于津梁更可會也還飯少頃趨香山則碧
雲西而三里也隧道踵接惠安伯張氏司禮王之心
氏並著王氏尤偉白松慈循歷香山之永安寺流泉
涵于方池梁其上游鯨閣出立于碧雲嵐樹叢幽窈
階挽縑而上折登藏經閣俯而北二刻稍左來青軒
其間俱東向而軒當其坳平虛蕩闕重擘掖拱前曠
如也嘉靖丙申三月駕幸一萬厝駕幸再曰來青軒
曰清雅俱神祖畫徑尺又曰望都亭曰鬱秀略次之
並揭于楹楹帖全侵朱侍郎之著慈恐依雲根間也

窄愛看山色放插低又絡線 題聖祖昔年稱獨罕

神孫特幸寓來青

金車宗祭星臺址昔前山出過無

量殿寺墓司禮張誠又司禮李思俱萬曆間巨塔北
即整潔張氏白松十莖斗大入弘光寺維福小十佛
閣址八棧而圓其制環像不逾尺永樂中朝鮮國王
李响准闖人却同歷太監提督雁門等閣四使朝鮮
卒或化初所建寺閣漫園制云下階緣蹬道螺旋十
折唯屬于肩榭屬于巔層陰次蔽赫曦不出寺門
又永安寺之石梁也日薄桑榆始還但夢後闖香山
鐘聲起步月下山空犬吠庭奇被露清滴作微響似

蘇子瞻呼張懷民游承天寺竹柏昨夜亦然水依不
寐何羨秉燭我已假榻晨別寺僧而東就北道以南
迴遠也明依獻悼恭哀冲莊敬憲依獻故太子七衛
許折中尉岳景穎威薊均靖邵簡依悼故王十七瑒
主二十六仁廟妃三宣廟妃一英廟妃 憲廟妃十
二並葬金山表于北道丹碧倚比榛翳瑱塞游魂天
地塊然無知何足多恨第託體 室禮次至尊一旦
飄埃驚塵外哭幽寢中帳零落玉盤人間能無痛乎
景皇帝陵直金山口距碧雲十里松楸在望徑金山
之脊東里許大功德寺久廢門以內僅古松數十章

遺殿但未建，佛前毳彩添。大千斗繪四，金剛像宣德。
初僧雲峰所製，不脛而走，徧扣朱門，射施雲集。政寺
成，最鉅。鹿巖廿廂，以金剛塑像，猗惡毀之。此外，佛未食
金剛，兼芥一陸一替，疇為測之。金山連玉泉山，出為
西湖，支流肇亘二十里，經高梁橋入都城。寺之南支
流所滄也，水清可鑑。菰蒲疎淺，度板橋，沿陸稻田如
吾鄉秋色。行久之，水絀，不土贏，旱農多菽，穰歷洪慈
宮，萬壽延慶二寺俱，雄駘焉。萬氏白石莊前，有白石
閣，臨流數柳，差存風概。尋入阜成門，元平則門自宮
武門，元明承門出，薄暮，昧邨中，以北道眎，而較捷矣。

向者渴西山荏苒不自決及宵余餘勇朝發而夕至
昨適而今還語有之孟賁之猶豫不如匹夫之竭愛
也

談遠曰余于碧雲信宿矣其山聚竇右夙夙以形似
之壽安寺山亦曰壽安凡山皆髡稍巖者香山澀而
未肯徑時多虎豹天啟中得豹今安于髡獵師亦何
利之有崇禎己巳東人深入山中逋民百餘立白旆
二于山上穀弩引滿惟敵之是殲吏人避匿枕險守
要亦其一微矣忠安伯張慶隆死最烈宗人果流滿
洲無存者前歲故貴妃袁氏 妃 氏間葬西山各

贈五十偕向山僧曰否々一函香膏安所得青塚哉
且徧行中青塚間廣隘崇峻十倍 思陵生為萬乘
雄沒不遠萬里以彼準此泪如綉縠矣玉泉山故全
章宗行宮及芙蓉殿我明 宣宗有亭擬穆武不失
之渺焉白雲中烟散霾迷至于 景帝陵在昔痛之
何論今日哉何論今日哉陵北二里天下大師之墓
仁和郎瑛曰建文君墓也大師有知己無子園重耳
之嫌而張胡宗國松耶柏耶非嘉禾再宿所為解矣

前市記

義烏沈立綱萬曆中以材官激張領薊鎮西疏寧家
寨者十年今七秩矣為言異時忠順王黃台志之有
市也曹家寨有夷二十三家而轄于黃酋黃酋每有
抵寨下七帳紿望其媼孫先至人^焉以抵闕上馬

下馬報我撫夷官凡三致檣馬亡何宴撫夷公館別
泰將儼世時之泰將駐曹家寨城距寨十里列校及
撫夷官並寨尺咫耳當市期交牟列旂軍容甚都
黃酋自雄長不遽入遣妻女子媼入館引特相屬婢
百餘至門及庭及階及簷我軍夾隊聲咄者四具及

簾也胡嬀三人猶竚論古人曰我儕于將軍猶兒
女猶不能起迎乎時叅將坐堂皇不下令人前聽致
不許胡嬀徐步將及之叅將起立仍坐胡嬀又徐步
及坐側手圍其腰叅將亦手其肩且嬀屬不為褻亦
胡嬀頰赤色其姿艷踰等黃首嬀曰滿旦比辟音支
其女字他不能克語倘不泣也一子嬀各冠圓姑頂
簇大球成佛字雙鳳夾之衣錦貂裘以翠帶餘嬀冠
俱黃白金佛最下以銅于時叅將中席守備左之黃
首嬀右之其媳女以吹下席並南向彩幕流蘇蓋二
十有四歲半之進羹餌白梨三馬每進奏筵角叅將

命去人曰朝廷思待勸娘子倍飲去人聽致胡媼前
已謝曰榮厚視兒女輩過嘗飲之矣然終席日注不
飲吸所受執賜從婢母越次茹角三處恭將起去胡
媼始出而黃酋之宴携致之不飲內也倘不飲吸魚
人餘部賜酒豕備故事而已幹吏恣為奸利酒一此
水三倍之豕一體雖重三十斤水滲其十胡乘得酒
不可嚙割豕水淫、濕俎上嘗為之嚙指嚙指者恣
極也各部或盜竊則羊其賞至悔謝擗刀設誓大帥
坐柱支臺、即塞垣之上夷部陣百步外交刃互磨
舌人膏楮錢罪夷犬牽說出刃下謂渝此盟為神所

雖犬不食其餘也又受九、之罰其罪臣則輸牛
羊馬騾布全布有紫綠青紅各八十有一輕則各九
之仍許有市所有馬多羸瘠而我布亦疏紕不堪御
以幹吏乾沒非制間意也蓋有市之概如此余因而
思之黃苜苜妻其父妾所云三娘子部事皆聽之今
所云主媵豈即其人耶其冠固始戴伸則曰俺答迎
西僧浸以成俗也黃苜素善用兵控弦數萬築鷲飛
揚莫可控馭自隆慶末以忠明之才印糜俺答于鞭
箠之下浸尋日久黃苜之鳴音亦從羊矣其捺維寔
胡媵主之冒媵雖強終以闕氏解白登之圍黃苜遠

在冒胡下見愚胡媼固其所也第塞上藉育市以安
其枕謂世之可亡恙也一朝不戒并雉媒而失之豈
非狃治而忘其備哉噫塞上搆玩久矣如彼瓦剌梵
唱四十年坐令鉄騎精甲朽鈍荒飽壯者老弱者媿
而日以衰則浮屠氏亦其驕貽其弱尤表餌所不及
料也自蔓自斷竟其始末亦遺事涓失之林矣故感
沈氏說而記之

大悲庵記

屆未城之左灌荒跡望頃者僧卜數楹于睥睨之

下習梵明蕪旃檀像設未及全瓦礫未盡除磬魚鐘
經之聲未遠徹未人之身自里魁起而詰之曰此向

者望司徒之銳士發孤在焉雖一朝不成于火焚萊

有烏未可棄也若闕剪我故壘謂不復以一矢加道

耶僧聞之起謝曰佛氏以身世為旅泊嘉桑不三宿

初修我牙立我干款間命矣故避君三舍于迷得近

地徙菴而西土木飢覺增堅而加危金容巖潔

風旛旖旎季之人咸耳而目之曰此一庵也大悲不

易其名而地易矣易其地而名仍大悲何也佛氏有
時節因緣時之未至雖達摩東渡不能感有漏之梁
武迨值其時雖石勒之暴姚泓之昏而能事佛國澄
鳩摩羅什噫五惡濁世自隆自替自智自愚而佛氏
悲閻射一也王金城東有老母忽見佛俄間見亦見
閉目上見了不能遊菴即西徙佛氏悲閻在西猶在
東也驪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存而佛之悲閻為
常沒做而免茲遊菴不能其悲沒做而回菴永寧不
增其德昔人之胸襟越安穩彼亦無恙最得之矣漢
永明初竺法騰西來寓洛陽白馬寺此中國招提之

始今又化為未秦蓬蘽之區矣石火電光何足論哉
蒼而黝之而從目前轉教于佛事亦眇小者耳不特
余當日僻壘傾瀉之後憐青碧血靜夜哀雁吾佛悲
閔之甚能曰易地豈忍一日少忘之哉究親 等吾
為蘇卷見之矣故記其始末如此

王介人傳

馮里南三十里曰梅溪里以布衣稱詩則吾友王介也今夏道卒子進時嘗屬予傳卒、無以應今無祿介人即世豈有食言談仲子乎而傳成疇為聽之念介人不吾瞑即地下猶待目焉介人名相父業染少不治帖括塾師蘭陰唐生能詩吟其緒論尋廢學日坐肆門銘父業則手書不輟淫思刻至粗研如砥隄慶之汁濡楮特莊謹人以錢帛問忽、漫應捐折閭一市人皆笑以為狂又同里之闕悞謂王生佻達有微詞殊不長者速之訟而介人性疎豁其詩數、

少所可于陰陽牌圖非其素也田租三十鍾足文伏
臘蓋治詩數百首驟得之儼若一敵國尋見于李氏
所被褐極論雖銅盤食猶也欲戲鉅鹿下自後數
過從詩日進魚工詞曲高自標目雖視諸名家下士
間之渺若河漢仍謂王生狂而終不貶口奮膺決臆
聽者駭駭出者彌憇然介人才特俊字組句烹娑媚
橫生朝霞夕煙霏二筆墨間琢以天斧潤以清渭其
詩若詞洵足傳矣又傳奇雜劇數種雄荒極變王敬
夫盧次樞不在未之或先也既詩著紳弁俗緝相引
重徒謬為恭敬不能充君索嘗浮江淮弭節彭城之

上觀楚漢戰場僅納版而去又渡錢坊上卷六司理
陳以子大善之序其詞推冠音代今見平露堂集中
會鼎革主人相尋以兵或稱梅溪可屬也一軍盡甲
介人夕不及哺馳告所善司理嚴正矩得諭自止之
冒妾得俘媼知其治盜故夫在尋味之不問直其重
然諾緩急人推力是視而或求多于介人曰夫：也
雌黃在口憶程詩也非程人也何言雌黃哉隋五句
不子媼晚姪又坐他累大破其產心色：不樂族弟
庭守廣州遂遊粵道值暴客盡失其稿迨至廣州日
峨詩為鼠所竊不可句嗟才谷微見矣癸巳還宿排

灣有鴉噪于舟楫詔嘆自如中夜暴卒介人服腐杜
甫二飲未陽令牛炙白酒一夕死其然豈其然乎介
人舟中語廣州守子曰果吾亡子當祈先人墓樹
以白楊題以詞客夜臺魂而有子猶恋此風月也噫
孰題墓門之石者非廣州守即予耳介人年五十二
詩稿雖失友人周公禎朱錫老頌錄十之七其詞佚
不存又偶史二卷亦雋永可喜其如綠林何介人素
善詭惜不以李益語之彼地下得毋胡虛我乎
論曰介人亡子不足恨所草精詩若詞二十餘年一
盜一鼠並佐其妬文士見忌何獨察倉侖哉雖然

自昔傳播或累表不為多或尺楮不為少彼盜彼賊
能耗今人之富不能漸而滅之則制勝者有在也予
意先介人一飯嘗宿其所數孔一器布沽一甌語輒
至乙夜介人知我不淺身游時聞倦、我念今出京
口向排灣不數里車過腹痛天半果其詘才嘗不今
介人獨死母如子情、何也

傳成旬餘八月既朔夜夢介人踉蹌至李楚游所
不慘沮少坐語咲如恒時予言及若詩稿母慮色
津、喜末日有一近事可附雜俎纔三四語驚寤
嗟乎一傳豈足慰君地下耶念之弥痛時舟次清

黃石齋先生遺事

秋日過吳駿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事及津浦款
曰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牧齋陳卧子夏奭仲即才
可窺其品惟津浦吾不能測殆神人也在京師嘗携
棬四器造飲先生僅一童常不褻劇論深夕或出白
麪一甌不加邊也室無長物書篋數帙選宮寮獨不
及先生楊伯祥廷麟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
任所注洪範
可備已覽謹款進之其書四
函各二快先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楮博八寸尺
有二寸並手書雜引經史百氏之言條源析委逆空

儿上三月辨此素本上雅潔稍塗乙句字耳既延忤
脫獄詢江右巖而南吾適游西湖返棹馮元龍赴少
司馬之命同泊塘栖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為先生
也同舟道竟果見小舸幕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
外蓋舟輕不可貯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
延謝索饘四拜訖前被杖雙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
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述近况四五語即極
言時事幹濟愛危救傾媿、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
藉無可着語注易二帙云得之美里蓬櫬踳踳見模
被外覘一羊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挹河水論茗坐久

之紹興司理陳取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
獨身入舟語中袒而別明日先生遺書十餘言相勗
今思之廉直學行若人耳目先帝嘗面稱先生者三
此尤輔所不能專望者間目例呼先生存品先生自
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弄吾不善弈先生
強之曰第隨吾下下又能繪人物善八分書遇山水策
杖日數十里不告軌窳未見其挾冊洛誦也間微時
緣樹啖松寔累日父覓以踈編蓬為室盡寘天下書
穴通飲食三并出應我戊午乙榜天啟身尚朕雋意
其學少年得力噫以朱雪歌育之態兼信國晉山之

氣以京房翼奉之興，兼董仲舒、劉向之文，曾不得一
號名之，殆神人也。吳先生欽，竟俄起，坐曰：足下嚶々
道古如才學，直節兼至，並詣求之，千載寧哉！人哉！予
古，橋而不能下，俄青衣進葡萄，啖之，盡味，書之，燭下。

設侯公說項羽書

項羽實太公于廣武俎上漢王患之遣辯士侯公說
羽詣行營未即見于坐上書曰日者連兵不解再歲
之間白骨枕道車不得馳馬不得稼耕積流輟黔首
怨黯仰詛天日大王亦知其故乎楚嘗德于漢其何
仇之有今暴骸中原漢百戰而志不懈失不盡于漢
也人莫親于父子有父而違之甥孫為虜此骨仇也
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為今雖圍牧不能為大王釋
且彭城以來生得太公矢刃凌雜即出不意以他其
望嗚為大王荆者大王不其然俾目聞于漢以有今

日也劉執相挫漢王之肉易康身不以康漢王而太
公之志獨剛毅楚而張其暴也于大王左矣事且無
及或卒焉太公犯霜露不諱尤非所幸漢人食教倉
之粟守城鼻之險終不我下誓激吏卒曰吾為太公
死報也如楚漢日堅而楚日劬大王何不思之甚也
大王欲自完莫若終德漢誅太公及呂氏解怨為惟
吏卒服義反戈而不敢向大王拱揖而天下定矣若
猶未也四不在楚請佞聞之聲漢而有其罪庸諶大
王之致師哉臣愚竊為大王計非為漢也羽得書頗
善之後竟如其言

擬蘇武報武帝書

漢昭帝元始六年春中郎將蘇武歸自匈奴詔武以
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武因奏書曰臣亡尺寸
功緣先人緒餘荷戟周廬承遣北遠出朔方並陰山
而還匈奴狙伏滿命之日久所送胡使駢踵就都而
單于頗益驕淹恤我使且悅竊我鞅鞞副中郎將張
勝先不自飭一二奸人反謀連坐故叛將衛律逞志
于一劍非死則降且何足言屈節辱命污累先人以
偷此七尺義之所不出也逆見幽絕羶酪屏廢冬深
積雪常沒馬目僵體擊齒死不足忌北海之上陽鳥

斷翼沙黃日昏水草遠候先凍後紫群孤解嚙甘願
窮漢以昭大漢之明德始假吏常惠等百餘人連鑣
深入一旦盡折臣身影相依食不得飽寐不得安明
年中即將李陵被陷臣聞之摧悼以陛下威德失鞭
箠之用使戰士墳骨有誣廟勝臣少時效習陵射獵
歌呼日莫不報來過臣所致臣家禍兄弟謹終臣母
違養送葬至陽陵臣痛切于心忍涕不下思肝腦塗
地殺身自效歲月流積俾口傳殿下宮中宴出遊聽
天末洒血長號生遠禁衛歿隔哀臨萬里疚思誠朽
媿蟻更復何日今單于悔禍之延天誘其哀臣得入

塞邊城不用牛羊野牧惟陛下之神武寔式時之遠
離闕廷十有九年自臣壯盛終不自達萬歲之後殆
絕瞻望迄奉新命覩錫山陵松柏森巖零露滾々陛
下神明與天無極臣竊髮哀墮喘僅旦晚敢犧牲報
命臣之節才矣犇牛之旄其能久乎臣愚昧死再拜
以告成事于陛下

上之司馬陳表卷書

聞魏勃拂門于平陽退之拒門于寧執雲霄之上東
閔雖聞而徒褐易阻芒屨相隔遠不自撥洋梗之踪
遂隆吐捥嶽峙淵涵高深如故蒙以消埃覺倍倫等
更諭去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體國任野容在
後畫遠伏而思之元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
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
庚寅南籍始各給戶券令開國十年兵營撥全利深
維無霸之計立法定制政其時也繼結創集代不數

人尹旦躬九聖之寶房杜繇龍門之學業何張蒼雖
不藉詩書手闕章程終漢不廢得一邪律楚材定其
根柢百年之間卓然不搖屬者舉世喁々望表計相
乘今之日蒐郡國之長使前生靈之極或興或除奏
勅成書昭示日月後即有養司墨屬府稍史窮介恣
說或危之漏不窺之楊當代鴻裁孰隄於此噫喪亂
以來毒我黔首非創于兵則噫于吏非創于寇則榜
于年時皆灾黎僅在下戶今江南溫室或不能飽其
犁耨宅碑田帶子女而填囹圄指不勝數也蘇松嘉
湖夙號腴敵價隄十金近委以其人不得下直哀々
生民始困于明季劇于今日幸仁人君子念切痼瘵

又居得為之地有大為之志詔曰需者事之賦也
日復一日或轉期于後之人後之人誰能計相乘而
上之哉邊雖倍或竊厚覲于計相何以言之學足以
濟才誠足以生膽學不足則為桑弘羊之半準識不
足則為王介甫之新法耳目之前無長倍量惟計相
自請先列東南民艱曰免漕曰白糧曰現年曰易收
得一石而悉之往制漕正糧一石加耗四斗又加
尖耗二斗六升又加過江脚米六石其後漕卒凌許
不別隆慶六年定百石加尖潤共九石八斗併前之
加差又正糧也限十月間倉十一月交兌十二月離

次正月過淮二月過汴明季漸盛得卒慶註我浙改
九石八斗徵十七金六錢四分民大苦之今增修舡
盤運視墊等費每石加一錢八分綱司二分之三十
七金六錢四分又漕卒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行
糧資漕卒鹽菜每石徵銀五錢取于條賦必波淮給
之運弁曰輕骨各處不同或二斗四升或二斗六升
湖廣則三斗六升故曰二四輕骨曰三六輕骨江南
皆二六也明季改征本色民又苦之先朝南京倉米
民自輸挽必先漕訖或半歲或一歲而後竣事今先
漕而征吾邑距省會僅百里每石輒羨費六七錢由

近推遠其膏秣甚閭閻之繫瘁如此漕卒之溢羨如
彼而左民右卒者動曰軍糧夫軍之匱夫非匱于漕
也本弁股之芫糧道廳歛之淮河各鎮聽膏之借散
倚窟群吮互需膏倍于明季者三四雖屬民以啖之
不給也計相稔聞何俟贅述而還猶吮者冀行糧
仍折色稍優其直而糧即地近宜減十之一二于軍
裁其各項私例如本局糧道護出境止于江淮漕儲
道居中檄催毋遠役遠所妄議者一也民運白糶稔
糶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州縣佐一人副馬
正月解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紅乾進蘇

州百二十七艘糧七萬六千五十七石松江九十四
艘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常州百二十七艘糧三
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湖州八十二艘糧萬一千
百一十五嘉興百二十九艘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
石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餘供內府私治間安吉
知州舒城鄭昌奏除安吉白糧意惟正之供民無辭
第募舟守凍之艱念長府胥之黠收支苛索浮費百
出為素封竭至傾囊甚者捐身杖下游魂不昧今
嘉湖政官運津帖尤重意明季遼餉以漕卒便帶若
量定津費派之漕卒彼樂得厚糈而免官民之跋涉

通所妄議者二也現年法即古衙前之後舊十年間
一先僧一現直時官司稀簡物力殷賑今幸騎紼緡
民一金點重登七論且董楚憂必其命寅檄卯集中
傳西候稱倚狎窮百穴難避又宜必華飾舟必供帳
廚傳之外金幣無耗竣事輒四百金田經十年如同
再置工作泛役盡無完詰前杜按臺欲裁之有司因
循未剖其望誠中以尺一郵傳雜辦俱額設支應在
及摩節遺所妄議者三也牧舅先朝空錄載如故浙
西免未麥若干草若干則已入賦額且舊有曆日牌
根葉材筋角扇料金漆弓箭紙筆皮張絹疋等項款

各執厘菑毫枝冗日恭隆慶中南海龐尚鵬按浙總
其數定條鞭法海內倣行已久忘其條例宋程琳為
三司使時惠民稅多名目恐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
之琳曰今為上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後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始追
思其言今馬草入額順治初徵窮於糧長五年加每
畝七厘二毫而糧長又輸草如故無歲不然無戶不
復此豈當道之本意耶非嚴示明倫度不能革遺所
妄議者四也違本迂朽獲覩計相毅然以天下為己
任沸者待沃壓者待起公餘清燕出其神匠規九于

掌上籠百機于一旦擊贏酌枯列之象魏仰洲周官
曠代一睹也遼入都以來閩募屯遼陽又楚中臬邑
育茶因竊謂先朝召商墾邊輸粟中監邊無曠土今
若召商墾田遼陽中淮浙長蘆之引似亦易致角羽
茲羊茶漆壘石布繒竹葛京市輻輳便于召買或盡
徵折價江南先朝例育鱔魚天鵝鵝梅枇杷笋榴
柿柑橘蔗芋薺薑芋藕杏榴首蓴等項而北產殊勝
于南或盡捐其期以蘇民困蓋周人什一而稅孔孟
稱之漢人二十稅一宋時賦徵八分版曹住催其賦
平江粟二十萬元人減之僅百萬凡閩國刑賦恒輕

表末刑賦恒重歷代肇興並從簡約當元之初閩庶
稍警旋即安枕矣吳浙宴然以苦稼公曰之累如釋
重負有祝而無詛則輕徭薄賦寔有以招徠而深結
之也舅莒安議知突尊嚴第持於榆之舊祈垂矜察
筭仲栢齊樂聞說切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况計相偉略雅度恢弘廟算有進于此者乎靈無似
謹皇恐竢罪

上太僕曹扶壑書

日枉駕過存款語殷洽此自門下隆誥非鄙生所敢
望也蒙諭史例矜其愚瞽許為批示私衷銜切靡可
言喻何也遺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得于鍾鼎貨
書則輕于韋布又下邑褊陋薄規緗雲問其斯架率
省帖括卷一遺偏卑詞仰懇或更鼎致新允不一
嘗夢寐即馮李鼎間亦相嗣以前矣推諒頗少推
門下窮覽丘索穠隱戈潛有安世茂先之博覽無向
款次道之蒐羅欲提鉛系業親鞭供楮少効一日之
從沒盡亡憾計其宿指早鑿徹于門下今北游萍梗

復獲趨侍而向且未即前者自不躊躇擔簦之賤情
及左右今日曰某書我渴明日曰某書我瘵屢犯清
燕開罪何極俄居停傳命怵舞欲狂以迂癖如邊鄙
鄉涕唾之餘輒見虛左列于九、遂可飲飽腹豁蒙
目矣嗟乎頃遭兵燹訪米尤難時刻充棟類非所急
若閔切要強加鑄秘明初危學士太僕倚元史撰畢
餅粿一老兵與言舊事元初王學士鶚有志金史于
故金部令史審祥得二十餘條于司文提點張正之
得災異十六條于張承旨家得五條于尚書楊雲翼
家得日錄四十條于陳老得日錄三十條頗多重複

太原元好問採亡金事寸紙細書錄至百萬餘言今
所傳中州集主辰雜編全史多存之古今人不相及
遠更博考余逢掖而謀朱墨祇見其望洋也幸大君
子曲閔其志託在後來做以程限廣賜携閱旁徵側
索犬馬之逸猶堪策厲祈門下毋我炯覩其榮施豈
有登哉先朝召對事述云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祕錄
公御年表等萬乞留意祠曾成素所厚善者于宗室
堯曠大臣肯卹日可詳時難于萃輯耳希望萬一
企踵琰之愆速不自量妄干奎辟罪甚罪甚然素有
私誓此生不清書已矣無所恨第表世得獻吉元美

輩重生為其侍史手致羊墨勝王皇香紫史也今得
即事門下寔出意表諺云現報知非誑諺冒突尊嚴
昧死以聞

寄吳默宣太史書

遠本疏倫雖同梓里被禍自阻暴腮無繇庚寅獲謁
應慙生平叨同旅食暫逐長安擊管既纒旌交鶯微
德弋潛蟲江表屢北其轍方興之朝仰佐新運非
曰羽鱗寔難踰伏願良禽擇木不慕鄧林至寶在璞
不求泣血以圖門下所明也日者東南素望翔集一
時名位赫矣輿情羣瞻龍門非高鼎呂非重顧盼之
際僭溢青萍齒類之餘身增羽翼于世人人按公輔
之器字、挾風霜之嚴宥容填門丹青並卷悠、千
載舉目越乘一朝不戒零霜未萎猶攬結聲華鞭弭
牛耳鞿索輕浮奔志相厲心竄異之獨門下堽足西

湖之上黨塵如悅祭別漢臘谷別王官梁燕去來堂
非王謝芳草晨莫地似沅澧向不涉李之舟今不
自明夸之悔域哉始終一致汗隆國道也嗟乎先民
塞運何代不有銷產埋品願腐卓本周秦以來度不
勝數未嘗邀西山之餘甘斟牛工之遺溉也若呶々
馬号于人曰我荆而我西陵安知荆南西陵非遺民
之捷徑乎古人信心之語較然不欺虛陵設遂其黃
冠自一瓢一笠以終其身其傾家募士在真州奔播
之日則可在燕京羈旅之浚則未可也末俗拘論略

無轉諒凡得志則並律以羊謂凡鼎革則並絕以首
陽嗟乎出處道義各有本末事未易一二為衆人言
也突梯首鼠營逐輕肥一離槐棘眉目俱喪故蘇威
隨之佐命逆拜王世充于馬前即且甘帶鳴鼻嗜鼠
原其積性不足怪也或樹怨深于漚麻怖禍同于紙
犢百口未保闔門易危目之借面彈冠改志誓墓諱
匹夫之小諒效時有之馳驅亦其一也若夫介不違
物身不沿流身君宗之望而無標榜之累抱眉山之
才而無戲詭之嫌閉門合轍清議衆推九鼎未淪于
泗水大命稍達于幹難益梅霖揖早集門下事會不

常逢荒外野程波少鴻際之謠枋頭鮮次肯之恨仰
天壤衾影並適前殞為荆足符國論然白駒絕于函
鹿鳴鶴和于嶠鳥身名離合得喪杪忽月旦在其前
史鏡在其後門下屏居籌之熟矣夫留夢炎王積翁
之與馬廷鸞家鉉翁也并日而論之判不相入在當
日若曰夢炎積翁命伊尹之五就在今後則曰廷鸞
鉉翁命卻平之青門矧錢江帶水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林下一人罕見其正猿驚鶴怨何相逆計而遷猶
忘其踈賤神馳左右誠以涵之者或易逝嶽之者難
搖義熙乙革僅存甲子之書德祐久之或錮胥井之

史事有相反而寔相成者桐江不明光武之大其類
不全堯舜之隆乎第今布衣帶索之流閭閻懸隔偶
佔楚歌漫寄擊蕞筑海日江潮磨甌王之逃散隻鳧
乘雁翔溪渤之浮游輒欲較劍石于楮衡擊尋丈于
矩度竊嗤其人橫蒙堆堙方茲為眇彼冠冕人倫領
袖士朝自屬鉅材尺寸銖兩毫不可借雖非其時茲
貴茲寡一節一竹風斯下矣遽仰止殊切羽便唐突
倘蒙垂鑒宥以深誅月卿雜銘先傳枋得之心丞相
生還鉅俟矣午之情過慙妄陳嗣還荆謝主臣主臣

上吳敬公太史書

昨蒙延晤略示純謬深感指南有道傾蓋遠自恨絕
樞覽膺志浮于量腸肥腦滿妄博流覽尤于本朝欲
海鹽學城武進之流嘗鼎血指而家本擔石飢梨渴
棗遊市閩戶錄營重誦百里之外苦不堪述條積陋
歲稍次年月疏之或編而事之先後不悉人之本末
未詳間見所抄要隸斷爛凡在樞要非草野所能窺
一二也如天之幸門下不峻其龍門輒垂引拔謂苟
菲可採棘朽亦薪遽即惡懷款于德阻古人著述嘗
求一代之缺畧而贊成焉文史散落更有蒐訂王隱
見耗于晉化湘山祇成其野錄正以舛悞過甚並僻

自安也。門下以金匱石室之鎖袖間見。廣洽倘不遽
棄祈于純。玆椽羊括出。或步劉原委。蓋性好涉獵。過
目易忘。至于任耳。經宿之間。徃之遺舛。故于今日。薄
有私慙。非謂足辱大君子之糾正。而曲學暗昧。隨整
赴谷。上門下所矜。閱而手援之者也。客途瑣站。凡有
秘秩。恭陳。分青。弥切。仰企。記室。所折。春明。夢餘。錄言。
殷及。流寇。緣起。乞先。假御。謝不。既。

又

日袖大集。迨昏而竟。迴環。抽緝。遂涉。連辰。富有。私百。

於文勃漢不故輒匿謹質之大君子當代文園寔藉
琅琊雖前有北地並有厯下新都而門風孤峻承流
嗣少惟琅琊踰冠操觚家三戟而身八座鮮華映帶
傾動寓內稱劉子盛時地同孫文融馮元成湯若士
輩生稍晚俱外葵丘之盟窺被諸公不與博、而王
氏之學堂與雒窮閭城易獵所避唐宋人之輕靡而
不能盡謝其縻密第以秦漢之紀律部伍之耳孫武
子用三駟有一敗二勝琅琊之謂也一時附麗而起
者如兩如雲及身而已并腐草亦非此曹子不自為

扶餘也學王氏而局之俊孟其衣冠人之格掌至于
盜狐白裘解齊相之髻猶未易才况能治及九鼎衰
及長城乎噫何琅琊後之寥々也歲星在吳文不終
厄牧齋得其澗卧子得其豪筋而門下之風骨又
蛻琅琊出之入之請者不知為王氏學也二三百里
間五六十一年內姜江再興而餘皆分身或小有差別
總不離其胎息蓋末俗薄惡知以所短詆王氏不知
以所長愛王氏虞山雲間俱善愛者也虞山工于轉
掣卧子工入直入門下不吐不茹設法合轍妙極匠
心灵腕全應借琅琊而在有不慙比鄰之望哉嘗嘆
琅琊愛弟已添同執哺搢最醴蚰還今日識末法之

快事也諸王琬仲吳志衍等志始知粵蜀之陷嘉宋
九青道事深合史意回念近來英流不幸喪事或早
獲膺下或適典禍會文獻缺飲恨泉壤祈門下據據
據所見聞綴緝另帙如陳同父之中興道傳程望墩
之宋遺民錄則哀痛出籍光曰蠹簡敢以進之門下
本欲躬奉決腫未沈妄肆其臆知有以原之也

上霍魯齊大理書

公卿不下士久矣倒屣入幕輒艷流聞况虛左于夷
門率先于壘上求諸牲牝駕不多屈而遽非其人
特荷軒蓋枯木朽株先容無往及掘趨階城之下諭
其始末以攜李魯太常茲餘遽加剪拂夫術莫賤于
九之不礙延納事莫輕于馬骨或可市駿懿躅代興
會逢望外日者門下懷一示不朽之業垂引末學竊
謂千秋非遠閩中獨霸闡茫間混北地前無古人德
涵允寧漢陂浚谷並奔軼一時掉鞅六合其後齊吳
江楚之才旂鼓相向上奉銅盤于闕中未嘗摩壘而

致師也前聞于魯太常曰北人于山見華黃黃河于水見
黃河于野見長城荒塞古戍雄關于人物見鉄騎輕
車橐駝胸襟無一纖靡之氣滿其心日南人雖秀羸
而文出于孤蘆之間土輕水淺風氣靡、較之于北
大不相侔也噫自哉言乎才因地生塞為篤論王右
軍遙慕于成都遷六神馳于三輔石塞篤不力略似
蠹魚免免涉獵志偷于量觀書雒陽之市僦宅春明
之坊有醜面目徒抱私歎今門下徵文致賦踵至有
日稍自慰藉倘曰是償其宿身究竟初志肯于官千
石富于積豨塢豈虛語哉名世在上誰當蟄默而忘

其愚且賤以干于下執事者誠迫桑榆之景限斤鷄
之卑慶其遭而懼其晚也既辱知遇何敢卒諱日夕
引領以望秘籍曰庶撫我乎如矜其狂瞽凡輿帙微
言悉得頒示將來啣報之誠或有華陰楊氏之已事
在又所呈殘稿筆門圭竇之人安知掌故性好採摭
草次就錄浹歲以來句間字拾繁如亂絲卒未易理
幸逢鴻匠大加繩削尊論云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
佩良規翹企以待

寄張元吐書

十月抵燕謁吾鄉計相述門下近狀即以出山問答
之曰原髮種之自夢斷長安計相笑謂部檄已下恐
不能御愚無敢復言退而思之富春羊裘加以束帛
遠東卓帽致之安車鼓鞀一時逝聽為快第清泉白
石相需已久驟而聞之非所以慰辟藩而安松菊也
且搜岩剔壑事方創始禮之之節有司未諒庶鶴業
琴強為勸家駕則門下何以應之古人三徵九辟終
得自由移語今日頗煩秘書凡保有憲軸貴于相成
引年避疾概緣高蹈文侯容以鑿坏豫川全其冰鑑

形跡潛孚未嘗勢督今或尺一尊嚴堅祈赴道築土
室之為悅卻蒲輪以無恙事宥有之何能逆計又涇
殊于渭鸞奪于烏同党之間嘗分吟域于是從史群
符教導使指吳市誰託牛口欲討是俱柘求在曲全
上之不拂白駒之心下之不違紫芝之志權衡尺寸
異化推移諒高明獨得非下士所可預也愚曰旅食
頗悲時情弓旌之招各有根妻緇衣見咏如我門下
指不多屈北邙常便翼于計相處懇桑榆之景弛輶
傳之期彼若降心似為得策矇眊之甚竊恃道契披
呈奉末餘非所急未敢遽聞

寄徐道力書

談遽頓首道力太史足下日雨別已從還役得登舟
狀前後絕無聞向念笳吹金奏之間擊鼓其鏜盡除
措大習氣獨不可祛疾乎哉諒為足下私愉快也自
行後長安奔樞頃刻異狀巧非有餘拙非不足弟從
觀旁雖柯爛無益第指其口呼醇酒耳足下嘗嗤我
迂腐竊今覘之吾鄉二三君子方其孔棘迤俎脫獲
之不暇則區區敝貂未可謂天之薄報也足下今胡
胡世有而第以此言進又吐之狂奴故態矣館課譯
字御試者再初賜衣三人邑子預焉其次大不祿旨

致寔怒假足下在度必箴喻而往惜麻衣如雪今此
曾子破花碑耳聞東南嫁娶殆盡一時誤傳鴛鴦七
十二一一自成行其適也史二卷行便附候起居冬
寒珍攝時昔弟思家懷切有寸楮 寄幸甚

寄張連侯書

記乙酉春仲遠侍丞又遂接芝宇款洽累夕更中未
約菊芳蘭秀秋以為期奄忽不造各乖羽翰荏苒久
之值友人華陰之使郵致玉璽尋聞山鵲木壞之耗
即為佳而哭吳晉跡阻冥濛非隔又聞世文果諧仙
榻扶藪故土無焚以來弓裘莫問有能支倘維墜不
喪七豎天之佑善亦非淺鮮平泉之石午橋之松清
蔭餘芳得還疇曩幸之幸也倘不其然直當委運不
足膠糟神明煩我真宰第太夫人春秋已為百無可

持仰懸垂白自軫台念又先師詩若文種、尊公嘗
刊其詩于金陵後此未續其文潔古有法型莖往旆
出以靈銳伐毛滌髓尺情信腕吐納雲霞膠州高相
國推為近代第一祈力加搜彙付之剞劂或時詘工
艱乞錄別本三四備萬一之虞不佞今游燕冀乘
利便天難絮酒酌先師之墓以畢宿身政恐途窮路
左掃墓無日因寓虜陵覓劉氏敬勅狀居起餘不能
盡

興浦江鄭維持書

少清國史執印名聞謂安得身至滬陽蒐其遺藁忽
值門下如見典型既恨其晚又自顧踈跡欲前且却
者屢矣尋懼終外則壽張百忍之規江州御廩之初
唐宋難進目前未失故突冒行帷果蒙垂誨跡夢俱
恬非可云喻第餘微未悉倘不見吐新筆亦涯略更
慙飢渴又宋景渣滓裔雖在蜀之華陽而青里尚有
其人乎無也并賜裁教自揣板色不就噴勤篤或不
我然倒囊間輸九鼎大呂榮感為重

寄李楚柔書

便鴻雁，所以不報附者，跼于裝也。故寧斲其羽，令道力直而南矣。擬託泛于李郭之後，居停堅留，不能引決，遂少滯也。嗟乎！知我者，肯每異道力劇論，輒嘆足下貧，雖烏衣門第，令人誰慰。藉者等困，吾輩謀生之戚，薄于寢丘古詞，有娟病行，厄士值此，尤足耗志。今之日，及井臼之色，愉如也。小部當外塾矣。向平之累，方始足下嘗欲遠游，豈膝僕即僕，亦沈淪之人也。載浮載沉，深自安于謫居，世有唾我者，且張吻而受之痛，踈其着面哉。既拙訥，年又遄暮，部門游入如

蟻日伺貴人門對其牛馬走屏氣候命辰趨午俟旦
啟昏通作極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門永晝而借
人書重于卞氏辭不復可得主人鄭架頗同故紙目
擊不聞五步之外飛埃襲人時塞口鼻惟報國寺雙
松近在二里伺僕表曲踰旬輒坐其下似吾座中一
密友也去秋謁思陵訪西山近七月末走三十里游
故外戚李氏園與勃之思酒傾丈酒一升委頓而反
決歲行踪止此霍司馬八月島河往淮汴間吳駿公
先生雖善病推善名理故不廢玉柄塵尾賴以撥悶
史訂史論頗得張僧繇點睛法秘不示人餘詩若文

觸感輒成亦秘不示人其代斲者艾橋嗟乎僕文無
可稱往日惟張藐山先生極加賞目近值吳江興足
下三耳足下名不出閭里然知我者無貴賤異也餘
俱以面皮相許非其寔矣明者益究先朝史凡片言
隻行輒然有當于心錄之無道擬而還後作記傳表
志三年為期所不敢輒語人私足下道也明春市沽
又費君家錢若干萬不約爽

典唐去於書

徒速頓首去於足下吾兩人蓬髮衰頽而僕甚之洋
梗之踪各不相向俟馬劍合得窺鴻製深自感慨僕
雞毛種之矣又何足言覽足下自叙歷落感慨為僕
寫照矣是以撥弦之歎尚未絕音寡和之曲或堪同
調也嗟乎今為何時而侶謝翱于方風埒淵明于道
氏僕非其人何敢僭擬雖然僕雖不肖嘗奉教于君
子矣沈淵臨海慚謝古人而遼東卓帽吳市監門今
亦息遊諒足下擊筑之餘當為共悼也噫生平已矣
無可言矣私衷哽咽見嘔心如足下胥江之濤即三

日不流未足宣其弊也明農集謹錄上幸簡入